桯史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劉觀堂讀赦詩

紹興己未，金人歸我侵疆，曲赦新復州縣，赦文曰：「上穹開悔禍之期，大金報許和之約，割河南之境土，歸我輿圖；戢宇内之干戈，用全民命。」大酋兀朮讀之，以謂不歸德其國，明年，遂指爲釁，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。後二年，和議成，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説虜也，以孽子熇及其黨程克俊補鰲。故其文曰：「上穹悔禍，副生靈願治之心；大國行仁，遂子道事親之孝，可謂非常之盛事，敢忘莫報之深恩。而況申遣使軺，許光宗廟諱盟好，來存歿者萬餘里，尉契闊者十六年。禮備送終，天啓固陵之吉壤；志伸就養，日承長樂之慈顔。」於是郵傳至四方，遺黎讀之有泣者。蜀士劉望之作詩曰：「一紙盟書換戰塵，萬方呼舞卻沾巾。崇陵訪沈空遺恨，郢國憐懷尚有人。收拾金繒煩廟算，安排鐘鼎誦宗臣。小儒何敢知機事，終望君王赦奉春。」時語禁未大嚴，無以爲風者。望之有集自號觀堂，它書多諂秦，所謂奉春，竟不知指何人也。

部胥增損文書

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，其婣張氏，不欲名，淳熙間，尉廣之增城。有黠盜劉花五者，聚黨剽掠，官司名捕，累載弗獲。一日，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，民素豪，枳關環

溪，畜犬獰警，吏莫敢闖其藩。張欲躬捕，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：「是危道，不煩親行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。」使之往，信宿而得。鞫其橐侶，凡十餘輩，散跡所往，咸縶而來。贓證具，以告之縣，於法應賞矣。先是張以它事忤令，盜之至，令訊爰書，以實言府，張以非馬前捕不應。令將論報，張乃知之，祈之椽史，咸曰：「案已具府，視縣辭而已，事且奏，不容增。」府尹適知已，又祈之，亦弗得，自分絶望。又一年，秩滿，買舟如京，過韶，因謁憲臺。坐謁次，有它客縱譚一尉事，適相類，漫告之。客曰：「是不可爲，然於法情理兇虐，嘗懸購者，雖非躬獲，亦當免試，或循資，盍試請一公移，儻可用。」張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，聞之大喜，遂白之憲。憲命以成案録爲據付之。至臨安，果以初笠無舉員，當入殘零，張良窘。偶思有此據，以示部胥，胥視之色動曰：「匄我一昔，得與同曹議。」居二日，來邀張至酒家劇飲，中席謂之曰：「君欲改秩乎！」張錯愕不敢謂然。胥曰：「我不與君劇，君能信我，事且立辦。」詰所以，笑不答，遂去。明日，復至其邸。張疑未泮，出謀之道夫，道夫曰：「胥好眩詡，志於得錢，然亦有能了事者。不可信，亦不可卻，盍爲質而要其成。」張歸，胥又來，則曰：「君不深信我，我請毋持錢去，事成乃見歸。」許諾，索緡二千，酬酢竟日，以千緡成約。張貸其半千道夫，同緘識於霸東周氏，兩月不復來，顧以爲妄，相與深咎輕信，徒取愒日。忽夜三鼓有扣門者，乃胥焉，喜見眉睫，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文書銜袖，取觀之，則名登於進卷矣。張大駭，旦，質之左銓，良是，三代爵里皆無譌。又扣之省闥，亦然，以爲自天而下，然終莫測其繇也。欣然畀謝貲，又厚以饋而問其故，胥不肯泄曰：「君第泛事，何庸知我。」既而班見如儀，得宰福之永福去，亦自閟不言。惟道夫知之。先君爲侍左郎，道夫在舘，因密訪其事。蓋胥初得憲司據，見所書功閥，皆曰：「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，獲若干盜。」因不以告人，夜致之家，於每「司」字增其左畫曰「同」，則如格矣，筆勢穠纖無少異，同列不之覺。徵案故府胥，亦隨而增之，但時矯它曹夤緣之命促其行，委曲遮護，徒以欲速告，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。刻木輩舞文，顧賊謝乃其常，蓋未有若此者。以此知四選蠹積，蓋不可勝算，司衡綜者，可不謹哉！

看命司

中都有談天者，居於觀橋之東，日設肆於門，標之曰「看命司」，其術稍售。其徒憎之曰：「司者，有司之稱，一妄庸術，乃以有司自命，豈理也哉！」相與謀訟之，一人起曰：「是不難，我能使之去。」旦日徙居其對衢，亦易其標曰「看命西司」，過者多悟而笑，其人愧赧，亟撤不敢留。伎流角智軋敵，乃有諭於不言者，亦可謂巧矣，書之以資善謔。

宣和服妖

宣和之季，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，謂之「腰上黃」；婦人便服不施衿紐，束身短制，謂之「不制衿」。始自宮掖，未幾而通國皆服之。明年，徽宗內禪，稱上皇，竟有青城之遨，而金虜亂華，卒於不能制也，斯亦服妖之比歟！

安慶張寇

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，惟舒僅全。嘉定己巳，歲洊饑，潰兵張軍大煽亂，始犯桐城。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，頗得民馬，益合亡命，兩夕而浸多，遂鴟張闖郡。太守林仲虎棄城遁。入自北門，至於逵路，號於邦人曰：「凡吾之來，將以爲父兄子弟，非有掠奪之心也，謹無捐而居，無棄而業，無嬰我兵鋒。」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，賊亦弗殺。至譙門，立馬視樓扁，四顧曰：「我射而中『安』字之首點則入，不然舍去。」一發中之，登郡廳，大發府庫以予民，翕然爭趨。惟尸胥魁一人，曰：「是舞文而虐吾民者，相爲除之而已。」卽日去屯潛山，營於眞源宮，將大其所圖基以裒兵。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，偶遇之，踵而登山，賊不虞其至之速也，頗懼。時官軍未知賊衆寡，莫敢先入，環而守之。賊計窮，越山而跳，縶道流而奪其巾衣，僞爲迸逸者，告于官軍曰：「賊衆方盛，宜少須。」軍士不之疑，皆趣使去。已而幟矗木間，馬嘶廡下，鉦鼓刁斗[1]，鞺

四發，益信其有人。將謀于軍曰：「賊在內，徒株守無益，焚其宮，是將焉往？」是日風盛，百燎並舉，徒聞號呼，而竟莫有出者。宮旣蕩盡，以爲賊亦灰矣，亟奏功。朝廷初聞仲虎失守，亟詔池出兵，繼得撲滅之報，將第賞。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劫二舟，載所獲婦女，浮江而下。至建康，登層樓，揮金自如，一飲而費二十萬。察姦者疑其爲，執訊得實，乃知焚死者多縶留之黃冠也。獄具，肆於市而尼前賞，舟中多衣冠家人，遞牒送其所居。眞源無子遺，其徒適有遊方者歸，旋理瓦礫，爲復營計，今尙未完。匹夫奮草莽，凶歲常事，然驟得一郡，卽市恩忍殺，其志蓋不淺；脫身煙焰，智足周身。卒以所嗜敗，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！

陽山舒城

建炎航海之役，張俊旣戰而棄鄴，兀朮入之。卽日集賈舟，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，將遂犯蹕，而風濤稽天，盤薄不得進。兀朮怒，躬命巨艘，張颿徑前，風益猛，自度不習舟楫，桅舞舷側，窘懼欲卻而未脫諸口也。遙望大洋中，隱隱一山，顧問海師此何所，對曰：「陽山。」兀朮慨然嘆曰：「昔唐斥境，極于陰山，吾得至此足矣。」遂下令反棹。

其日，御舟將如舘頭，亦遏于風，不爾幾殆，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。龍舒在淮最殷富，虜自亂華，江浙無所不至，獨不入其境，説者謂其語忌，蓋以「舒」之比音爲「輸」也。

宸奎堅忍字

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，每問安北宮，間及治道。時孝宗銳志大功，新進逢意，務爲可喜，效每落落。淳熙中，上益明習國家事，老成鄉用矣。一日，躬朝德壽，從容宴，玉音曰：「天下事不必乘快，要在堅忍，終於有成而已。」上再拜，請書紳，歸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。辛丑歲，將廷策多士貢名者，或請時事於朝路間，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，且慮於程文不妥帖，僅卽其近侶爲主意，或曰持守，或曰要終。既而御集英臚唱，宰執進讀，獨有一卷子首曰：「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，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。」上覽而是之，遂爲第一，蓋親擢也。周伯兄常誦此事，謂凡文字，明白痛快當如此，余聞於其客劉達夫。

何處難忘酒

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，其後詩人多效之。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，雋放豪逸，如其爲人。余得其四篇[2]，曰：「何處難忘酒，蠻夷大不庭。有心扶白日，無力洗滄溟。豪傑將斑白[3]，功名未汗青。此時無一盞，壯氣激雷霆。」「何處難忘酒，姦邪大陸梁。腐儒空有酈[4]，好漢總無張。曹趙扶開寶[5]，王徐賣靖康。此時無一盞，淚與海茫茫[6]。」「何處難忘酒，英雄太屈蟠。時違聊置畚，運至卽登壇。梁甫吟聲苦，干將寶氣寒。此時無一盞，拍碎石闌干[7]。」「何處難忘酒，生民太困窮。百無一人飽，十有九家空。人説天方解，時和歲自豐。此時無一盞，入地訴英雄。」景文它文極多，號雪山集[8]，大略似是。余又讀王荊公臨川集，亦有二篇，其一篇特典重，曰：「何處難忘酒，君臣會合時。深堂拱堯舜，密席坐皐夔。和氣襲萬物，歡聲連四夷。此時無一盞，眞負鹿鳴詩。」二公同一題，而喑嗚叱咤，一轉於俎豆間，便覺閑雅不侔矣。余嘗作一室，環寫此詩，恨不多見云。

見一堂

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，一日，上章乞致其事。上驚諭宰相，使問其繇，何對曰：「臣無他，顧德不稱位，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。」遂以其語奏，上曰：「姑遂其欲。」時何秩未員郎，詔特官一子，凡在朝者，皆詩而祖之。何歸，築堂扁曰「見一」，蓋取「人人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嘗見一人」之句而反之也[9]。何去國時，齒髮壯，不少衰，

居二年，以微疾卒。或較其積閥，謂雖居位，猶未該延賞，天道固有知云。所官之子曰昌運，余在故府時，昌運爲左帑，嘗因至北關送客，吳勝之爲余道其事，今知連州。

義騶傳

吾鄉有義騶事甚奇，余嘗爲作傳曰：「義騶者，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。成家世隸尺籍，開禧間，虜大入淮甸，成以卒從戎四方山，屢戰有功，稍遷將候騎。方淮民習安，倉卒間，虜至而逃，畜孳滿野。成徇地至花靨，見病騶焉，疥而瘠，骨如堵牆，行逐水草[10]底本「逐」原作「遂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學津本校改。，步且僵，烏鳶啄其上，流血赭髀，莫適爲主，縶而得之。會罷兵歸，飼以豐秣，幾半年，膚革僅完，毛彨復生。日置之槽櫪，愍愍然與羣馬不相顧，時一出繫廡下，顧景嘶鳴，若自慶其有所遇，成亦未始異之。牙治在城陬，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，率夜漏未盡二刻，騎而往。屏息庭槐下，執撾候晨，鴈鶩行立，俟頤指盡，午退以爲常馬。或蹴苶不任，相通融爲假借。一日，有告馬病，從成請騶往。始命鞍，踶鳴人立，左右驤拒不可制，易十數健卒，莫能孰何。乃以歸之成，成曰：『安有是！』呼常馭羸卒持鞚來，則帖耳訓服如平時，振迅通衢，磬控緩亟無少忤者。自是惟成乘則受之，他人則復弗受。雖日浴于河，羣馬皆裼而騎，相望後先。騶之馭者，終莫敢竊睨其膺鬣，稍前卽噬齧之，軍中咸指爲駑悍，擯弗嗇。嘉定庚午，峒寇李元礪，盜弄潢池，兵庚符下，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，成與行。崎嶇山澤，夷若方軌，至吉之月餘，寇來犯龍泉柵，成出搏鬬四五合，危敗之矣，或以鉤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。官軍亟鳴鉦，騶屹立不去，躑躅徘徊，悲鳴屍側。賊將顧曰：『良馬也。』取之。元礪有弟，悍很恃執，每出掠，率強取十二三。適見之，色動曰：『我欲之。』將不敢逆，遂試之，蹴躅進退，折旋良愜，卽不勝喜，貯以上廄，煮豆粟，濯泉翦秣，用金玉爲鎧，華鞾沃韀，極其鮮明，羣渠皆釃酒來賀。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，知之，曰：『騶他日未當若是，彼畜也而亦畏賊耶！』竊怪之。於是日遊其騶於峒　間，上下峻阪，無不如意，恨得之晚。思一快意馳騁，而地多阻且不可得。後旬浹，復犯永新柵，官軍聞有寇至，披鹿角出迎擊。鼓聲始殷，果乘騶以來，騶識我軍旗幟，亟馳。賊覺有異，大呼勒挽不止，則怒以鐵槊擊之，胯盡傷。騶不復顧，冒陣以入，軍士識之者曰：『此王校之騶也，是異服者必其酋。』相與逐之，執以下，訊而得其實，則縛以徇于軍，曰：『得元礪之弟矣。』噪而進，賊軍大駭，軍士勇躍爭奮，遂敗之。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，檻送江右道，朝廷方患其跳梁，日徯吉語，聞而嘉之，第賞有差。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，沒騶之事，騶之義遂不聞於時。居二日，騶歸病傷，不秣而死。稗官氏曰：『孔子曰：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』今視騶之事，信然！夫不苟受以爲正，報施以爲仁，巽以用其權，而決以致其功，又卒不失其義以死，非德其孰能稱之也。彼

仰秣而戀豆，歷跨下而不知恥，因人而成事者，雖有奔塵絶景之技，才不勝德，媲之駑駘，何足算乎！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，而居是鄉，詳其事，故私剥取著於篇。」

鳳凰弓

鄭華原居中在宥府，和子美詵知雄州，嘗以事詣京師，召與語而悦之，遂薦於徽祖。敷奏明愜，大契宸旨，進横階一等，俾還任。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，詔施行之。弓制實弩，極輕利，能破堅於三百步外，卽邊人所謂「鳳凰弓」者。紹興中，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，而爲之新名曰「剋敵」，亦詔起部通製，至今便焉。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[11]，實不然也。詵知兵，嘗沮伐燕之議，以及於責；北事之作，未及用以死，蓋兩河名將云。

大小寒

韓平原在慶元初，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，頗與密議，時人謂之「大小韓」。求捷徑者爭趨之。一日内燕，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，自敘履歷材藝，應得美官，而留滯銓曹，自春徂冬，未有所擬，方徘徊浩嘆。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，遂邀使談庚甲，問以得祿之期，日者厲聲曰：「君命甚高，但於五星局中，財帛宮若有所礙。目下若欲亨達，先見小寒，更望成事，必見大寒可也。」優蓋以「寒」爲「韓」，侍燕者皆縮頸匿笑。余憶慶元己未歲，如中都，道徽之祁門[12]，夜憩客邸，見壁間一詩，漫味語意，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，其辭曰「蹇衛衝風怯曉寒，也隨舉子到長安。路人莫作親王看[13]，姓趙如今不似韓。」旁有何人細書八字，墨跡尚新，但云「霍氏之禍，萌於驂乘」而已。余謂優語所及，亦一驂乘也。蒙其指目者，反懵然若不少悟，何耶？

趙良嗣隨軍詩

趙良嗣既來降，頗自言能文，間以詩篇進，益簡眷遇，至命兼官史局令[14]，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，推修國朝會要，帝系、后妃、吉禮三類賞，良嗣實竄名參詳，與轉一秩焉，亦可占其非據矣。後既坐誅，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，時人皆唾去不視，蕩毀無收拾者。余讀《北遼遺事》，見良嗣與王铚使女眞，隨軍攻遼上京城破，有詩曰：「建國舊碑胡月暗，興王故地野風乾。回頭笑向王公子，騎馬隨軍上五鑾。」上京蓋今虜會寧，乃契丹所謂西樓者，實耶律氏之咸、鎬、豐、沛。犬羊固不足恤，而良嗣世仕其國，身踐其朝，貴爲九卿，一旦決去，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，反吟詠以志喜，其

爲人從可知也。縱有名篇，正亦不足録，況僅止爾耶！五鑾乃上京殿名，保機之故巢也。

校勘記

↑ 刁斗：底本原作「刀斗」，今據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四篇：王景文雪山集僅收何處難忘酒（其三）一篇，張正義貴耳集・卷中卻載何處難忘酒四篇，與此合，岳亦齋或即據貴耳集。

↑ 豪傑將斑白：底本「斑」原作「班」，今據張正義貴耳集引文校改。

↑ 腐儒空有酈：張正義貴耳集引此詩作「腐儒還有酈」。

↑ 曹趙扶開寶：張正義貴耳集引此詩作「曹趙扶開國」。

↑ 淚與海茫茫：張正義貴耳集引此詩作「淚滴海茫茫」。

↑ 拍碎石闌干：叢書集成本雪山集、張正義貴耳集皆作「拍碎玉闌干」。

↑ 雪山集：底本原作「雪齋集」，誤。按陳伯玉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：「雪山集，富川王質景文撰。」王義豐雪山集序：「紹興中，阮遊成均，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。……其家勒以遺藁見囑，乃爲搜羅刪次，釐爲四十卷，名曰雪山。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・雪山集提要：「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，稱所撰有雪齋集，則又刊本流傳，譌『山』爲『齋』耳。」岳亦齋或即承張端義之誤。今據王義豐序校改。

↑ 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：按魏菊莊詩人玉屑卷二十引集古録云：「『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』世俗相傳，以爲俚諺。慶曆中，許元爲發運使，因修江岸，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，始知爲靈澈詩也。」

↑ 行逐水草：

↑ 祖熙寧神臂之規：容齋三筆・神臂弓：「神臂弓出於彎遺法，古未有也。熙寧元年，民李宏始獻之入内，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，取以進。其法以檪木爲身，檀爲弭，

鐵爲蹬子槍頭，銅爲馬面牙發，麻繩劄絲爲絃，弓之身三尺有二寸，絃長二尺有五寸，箭木羽長數寸，射二百四十餘步，入楡木半笴。神宗閱試，甚善之。於是行用，而他弓矢弗能及。紹興五年，韓世忠又侈大其制，更名『克敵弓』，以與金虜戰，大獲勝捷。十二年同科試日，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。」葉靖逸四朝聞見録·甲集：「洪氏遵試克敵弓銘，未知所出，有老兵持硯水，密謂洪曰：『卽神臂弓也』，凡制度輕重長短，無不語洪。有司以爲神。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元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，何耶？」李霞川越縵堂讀書記：「其『克敵弓』一條，謂本於和詵所上鳳凰弓，非太祖之神臂弓，以容齋三筆爲誤。然洪氏親試詞科，用之入賦而得雋，所記當得其實，倦翁或別存一説耳。」所記各異，因迻録諸説，以備參攷。

↑ 道徽之祁門：底本「祁門」原作「祈門」，按宋史·地理志載祁門縣，隸徽州，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均作「祁門」，與史合，因據改。

↑ 路人莫作親王看：集成本、學津本作「路人莫作皇親看」。

↑ 兼官史局令：底本「令」原作「今」，顯誤。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